

請掀開經本第二十二面：

經【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，普賢菩薩，普眼菩薩，金剛藏菩薩，彌勒菩薩，清淨慧菩薩，威德自在菩薩，辯音菩薩，淨諸業障菩薩，普覺菩薩，圓覺菩薩，賢善首菩薩等，而為上首。】

本經所列的上首菩薩有十二位，這十二位菩薩很重要，都是等覺菩薩。向下，經文有十二章，每一章有一個會首，等於是十二會，會首就是這十二位菩薩，依照這個順序排列下去。當然這裡面表法的意思也是相當的深奧，我們依照註解跟諸位一一的介紹。第一位排的是文殊，代表智慧，第二位排的是普賢，代表修行；《圓覺經》最主要的就是這兩章，這兩位菩薩代表行解相應。

講義【文殊師利，正云曼殊室利，譯為妙吉祥。】

『正云曼殊室利』，這個譯音比較接近梵音，『譯為妙吉祥』，這個是意思。文殊師利是梵語，中國的意思是「妙吉祥」，也翻作妙德、妙首，意思都差不多。講義裡面敘述一段菩薩的公案：

講義【降生之時，室滿祥光，更有種種瑞相。】

「妙吉祥」意思是從這個地方得來的，就是他降生的時候有很多的瑞相。

講義【又譯妙德，謂智德深妙。華嚴表根本智，為諸菩薩之上首。】

毘盧遮那佛、文殊、普賢，這是華嚴三聖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，文殊菩薩代表根本智。從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我們能很明顯的看出來，得根本智之後才出去參學。根本智是定當中開了智慧，這叫根本智。如果只有定沒有開慧，像阿羅漢證得九次第定，但是這個定

沒有開智慧，所以不叫做根本智。這些事，將來我們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跟諸位來討論。我、法二執都破了，根本智才能現前；我執破了，法執沒有破，根本智不能現前。真正學佛，你要是想成就的話，不破二執那是沒有法子的，這樁事情沒有辦法勉強，也沒有法子投機取巧，這是真實功夫。

我執是執著自己的根身是我，執著我所有的一切，既然有我，必定有我所有的，只要有我、我所，這就是我執沒破。我、我所，要是執著得很重，這種人不能見道。為什麼？小乘人見道位，須陀洹位要破身見。諸位要曉得，小乘都這樣做了，大乘還有例外的嗎？沒有例外的。如果我們在佛法裡面聽聽佛法，阿賴耶識裡面種一點種子，來生我們還是生死輪迴不能出三界，那就不必說了，那可以不必認真修行，不必認真幹。如果真正想斷煩惱、開智慧、超越生死輪迴，那就要真幹，必得破我、我所。在念佛功夫來講，我、我所破了，你成就念佛三昧，但是沒開智慧，這個念佛三昧就是事一心不亂；換句話說，根本智沒有現前。

即使對一切萬法也不執著了，像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對一切法都不執著了，「不執著」這個念頭也沒有，不執著亦不執著，這樣法執才能破一分，根本智現前，向後修行就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一樣。由此可知，大乘佛法的基礎，無論是行門、解門基礎都是奠定在根本智上，這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。你不肯學那就不談，真正肯學，這是必須要知道的。

講義【華嚴云：了了見佛性，猶如妙德等。】

《華嚴》會上那些修行人各個明心見性，就像文殊菩薩一樣，這是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

講義【此菩薩深本難思，為七佛之師。】

『此菩薩深本難思』，佛法裡常講本跡，「跡」是從表面現相上看，「本」是從真實地位上說的。釋迦牟尼佛當年示現在我們這個世間，文殊、普賢也曾經來參加過法會。佛給我們介紹，文殊，他過去是『七佛之師』。七佛裡面包括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曾經做過他的學生。也許諸位要問，釋迦牟尼佛是他的學生，他怎麼沒有成佛還來做菩薩？這是所謂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也顯示出佛佛道同。哪個人與這個地區、這個時代眾生有因緣，誰就來主持教化，其餘的人來幫他忙。不必樣樣事情要自己來做，樣樣事情自己來做那就累死了。目的是要教眾生開悟，教眾生斷煩惱成佛道，誰教化不都一樣！如果說這個事情非我做不可，諸位想想，你的我執、法執是不是都在？因此只有凡夫才會說「這個事情非我做不可」，佛菩薩不如是，佛菩薩說誰做都好，誰做都跟自己做一樣。所以佛菩薩心是平等的、清淨的。

眾生煩惱太重，勾心鬥角，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，五五百年之後「鬥爭堅固」，現在這個鬥爭可說到了極處。你們諸位看到，有幾個沒有鬥爭的清淨道場？見不到了，這是眾生福薄。所以我們讀經典，我們讀祖師的語錄，要深深的體會這一層。自己能把嫉妒障礙好勝的心去掉，破我執，見道就有幾分消息。由此可知，最大的障礙就是嫉妒、好勝，這是我們一般人重大的煩惱，是我們修道人最大的障礙，我們智慧不能現前。智慧不能現前，往往把世智辯聰當作般若智慧，這個大錯特錯了。世智辯聰所謂是記問之學，聽得多、讀得多、記得多，換句話說，那些聰明智慧全不是自己的，都是別人的，這叫世智辯聰，所謂是道聽塗說。

儒家教學也不找這樣的老師，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說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。儒家的宗師、佛門的祖師都必須開悟，不悟不傳法。但是到今天，正如倜虛大師所說的，現在我們佛法之

衰，衰到最後就滅亡，怎麼滅的？就是傳法失去傳法的宗旨。從前祖師傳法，佛門裡叫「法子」，是要開悟的人才能傳。五祖傳給六祖，六祖是他的法子，神秀都沒有得傳法，為什麼？不開悟。六祖的法子最多，一共四十三個人，各個都是開悟的。換句話說，佛門裡面水準才能保持那樣的高度。可是到後來，傳法不必開悟了，看交情，這個徒弟跟我很多年，我很喜歡他，我就把法傳給他，他有沒有開悟那個不管，而且還有一個弊病，傳給的這個法子一定要比自己差一點，如果比自己要高一點的話他就不傳給他，要傳差一點的。這樣傳下去，一代不如一代！倜虛老法師說，「佛教不滅亡，這理上講不通」。

由此可知，今天傳法已經失去傳法意義，對於得到法卷的人，社會上也不重視了。不像從前，六祖到廣州法性寺，遇到印宗，他把衣鉢一展示，那個時候就等於法卷，那個時候沒有法卷，就是衣鉢，到以後就是法卷，人家一看大法師對你頂禮，大家承認你是一代祖師，你是開了悟的人，所以法卷有這麼大的力量。今天你是那個人的法子，打開法卷人家一樣也不尊重你，一樣還是瞧不起你，為什麼？就是傳法變質了。在以前，必須得根本智才有資格接受傳法，根本智最低限度破一品無明、見一分真性，明心見性，一定是這個境界，佛祖都一樣，所謂佛佛道同。

菩薩裡面有許多人過去都成佛了，所成的佛不是分證佛而是究竟位佛。雖然證究竟果位，再退下來，實際上這個退是我們所說的退，在他哪裡有什麼進退？如果有進退，進退是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。我們講進退都是凡夫的心理，不是他的境界。我們還以凡夫的境界來說，大家好懂。退到菩薩位上幫助佛教化眾生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也有退在聲聞位上，也有退在初學位上，他在表演，幫助佛接引眾生教化眾生。

講義【乃古佛倒駕慈航，影響釋迦會下，示同菩薩，助佛揚化。過去為龍種尊王佛，現在北方，號摩尼寶積佛，未來成佛，名曰普現。】

釋迦牟尼佛一點都不隱瞞，文殊菩薩過去為龍種尊王佛，他久遠劫就成佛了，現在在北方，他還是佛的地位，號摩尼寶積佛。給諸位說，這叫處處作佛，哪個地方他教化眾生的因緣成熟，像《普門品》裡面三十二應所講的，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。未來成佛，名曰普現。這就是說，到圓滿菩提之後，你在世間教化眾生是處處作佛。在哪個世界哪個時期，眾生根性不相同，佛的名號也就不一樣，佛的名號實際上就是他一代時教的教學宗旨。譬如釋迦牟尼佛在我們世間，就是我們這一個時代，他的名字叫釋迦牟尼，他以後如果再到我們這個世間來，可能名字不叫釋迦牟尼，為什麼？他的教學宗旨不一樣。這個時代的眾生，大毛病是心散亂缺乏慈悲心。佛的名號就是教學的宗旨，「釋迦」翻作能仁，仁是仁慈，「牟尼」是寂默的意思，就是一心，就是心地清淨。所以，用這個名號來代表這一個時代的教學宗旨。

所以佛成佛在西方極樂世界，「釋迦牟尼」這個名稱決定用不上，因為西方極樂世界人各個都一心不亂，「牟尼」兩個字用不上，他都做得很圓滿，皆是諸上善人，各個都仁慈，「釋迦」這個名字在那個地方也不起作用。換句話說，「釋迦牟尼」這四個字的意思，如果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各個都打一百分，都是滿分，不要再修這個課程了，所以佛的名號也就是教學宗旨再定作「無量覺」，阿彌陀佛翻成中國意思是無量覺。

講義【本經為發起眾，若非大智，安能發起圓頓大教。】

『本經為發起眾』，這是圓覺會上的發起人，『若非大智，安能發起圓頓大教』，這部經確確實實是圓極、頓極，不是第一智慧

的人沒有法子來發起。

第二位「普賢菩薩」。普賢名號我們非常熟悉，比文殊菩薩還要來得熟悉，那是因為清涼大師將《華嚴經》譯成之後，將最後一卷《普賢行願品》提出來別行流通。自古以來有許多大德拿這一品經做為自己的日課，像近代弘一大師他早晚課誦就是念《普賢行願品》，所以他的名氣就很大。這個地方有個簡單的解釋：

講義【行彌法界，德無不遍，曰普。住居等覺，隨心益物，曰賢。】

《大經》裡面佛告訴我們，如果不修普賢行就不能成佛。換句話說，最圓滿、最高的修行法就是普賢行。普賢行的修學法全在《華嚴經》裡面，特別是末後的兩會，第八會《離世間品》裡面講了二千種的行門，二千種不過是舉例而說，此地講「行彌法界」，略說二千種。「德無不遍」，行的成就就是德；行是屬於事，德是屬於業。凡夫講事業，為什麼？他結業，業後來有果報。菩薩是屬於淨業，不感果報。我們凡夫一切的造作，善業、惡業、無記業，總是這三業。菩薩所行的遠離善、惡、無記，所以不叫業，叫做德，稱功德也可以，周遍法界，這是普。

為什麼我們做的事叫做「業」？菩薩做的事就叫「功德」？實際上並不難懂，凡夫做事有心，有分別心、有執著心，所以就結業。有善心、有惡心，有無所謂善惡的無記心，造業起行就叫做「業」，善業、惡業、無記業，業有果報，善業感三善道的果報，惡業感三惡道的果報，這就叫業報。那些聖者，不但我執破了，法執也破了，他在一切法裡面沒有執著，無我執亦無法執，他造不造作？造作，表面上看跟我們凡夫沒有兩樣。諸位讀《金剛經》就更容易看得出來，釋迦牟尼佛示現的跟普通出家人完全相同，早晨出去托鉢，到處講經說法那就是教學，跟我們一般人有什麼兩樣？沒有兩

樣。

這些相，給諸位說，是從本體而發現的，有體就有相，不會說有體沒有相，有體就有相，有相就有作用。迷的時候把體忘掉，所以著相、住相，迷在相用上，這叫造業。悟的人不著相、不住相，所以一切的造作，在解門裡面講稱之為智慧，行門裡面講叫做功德，這一點諸位必須辨別清楚。體相用，佛與凡夫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，不是說諸佛如來的體相用跟我們的體相用不一樣，那就錯了，一樣的！只有覺迷不相同，佛菩薩是覺體相用，凡夫是迷體相用。覺體相用，那就是普是賢；迷體相用，這個心量窄小。

無量無邊的苦惱，是自己妄心所現的，換句話說，分別、執著所現的。你們諸位冷靜想一想，如果一切都不分別、不執著，你還有什麼煩惱？就沒有煩惱了。分別執著的心愈重，煩惱也就愈重；分別執著愈多，你的煩惱就愈多。換句話說，你希望煩惱少，你在一一切法裡面少分別、少執著，煩惱就少了。你要想煩惱統統斷掉，你一切不分別、不執著，煩惱就斷了，就沒有了。只要煩惱沒有了，你的行、你的德就遍法界，為什麼？原本就是遍法界，不是故意去修的。

「位居等覺」，普賢是等覺菩薩，這是指華藏世界毘盧遮那佛的助手。「隨心益物」，隨心不是隨普賢菩薩的心，是隨眾生心。

《楞嚴經》裡面講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「益」是利益，「物」是一切有情眾生。換句話說，隨一切有情眾生的心，普賢菩薩來幫助他，給他的利益恰如其量。換句話說，你的心量大，普賢菩薩給你的是大利益；你的心量小，普賢菩薩給你的是小利益。普賢菩薩有沒有不給人利益？給諸位說，沒有，因為普賢菩薩利益眾生就像天下雨一樣，雨水落在這個地區是平等的，雨量一樣多，大樹吸收的水分多，小草吸收的水分少，那是各如其量。下雨，雨決定

不會說，「樹大我多下一點給你，草小我少給你一點」，沒有這個念頭，平等心！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這叫賢；因為他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利益眾生這個事業從來沒有間斷過，這叫賢。眾生造作惡業，所謂「一闡提」或者「五逆十惡」，造這樣重罪的人，普賢菩薩也不捨棄他，也是平等的利益。照這樣說，我們最關心的自己，好像我沒有感覺得普賢菩薩來照顧我，說個老實話，別說普賢菩薩，十方諸佛照顧你，你不曉得。你的父母照顧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如果你們自己做父母就會體會到，念念都是掛念著兒女，「他現在在哪裡？不曉得做什麼？」，念念不忘！做兒女的曉得嗎？「我的父親、母親他才不管我」。念念掛記著，兒女卻忘恩負義。佛菩薩照顧，你怎麼會曉得？你的師長照顧你，曉得不曉得？連這個在眼前的你都不知道，諸佛菩薩這種加持、這樣的保佑，自己無知不能覺察。

幾時到你心地清淨，你覺察到了，才曉得諸佛菩薩恩德之大。父母對我們的照顧、對我們的懷念，一生的！盡他有生之年總是念念不忘。諸佛菩薩是生生世世，佛菩薩恩德之大沒有人能曉得。我們讀《普賢菩薩十大願王》，讀他的誓願，能夠有一個印象，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你沒有辦法體會得到。佛菩薩在你的周圍，從來沒有離開過你，你自己不曉得，你體會不到。

講義【悲華經云：我誓於穢惡世界行菩薩道使得嚴淨，我行要當勝諸菩薩；寶藏佛言：以是因緣，今改汝字，名曰普賢。】

這是普賢菩薩在過去修菩薩道的時候一段公案。從這幾句話當中我們能夠知道，菩薩願力廣大不可思議。選擇哪些地方去？穢惡世界。換句話說，所接觸的是苦難眾生。『行菩薩道』，「行」是推行，「菩薩」是覺，推行智慧覺悟之道，這叫行菩薩道，以覺道教化眾生。



佛法看起來是很難、很繁雜，其實比任何一門學術都簡單。佛法是什麼？「如是」而已！這就沒有了，兩個字就講盡。修行，行門只有三個字，六祖說的「皈依覺、皈依正、皈依淨」，行門裡面只有覺正淨，修圓滿就成佛了。你說多簡單，千經萬論不離這個。什麼是佛法都搞不清楚，那怎麼能修學！佛法就是菩薩道，佛法是覺悟之法，佛是覺的意思，佛法就是覺悟之法，菩薩道就是覺悟的道路，道就是方法，菩薩道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菩薩道。

『使得嚴淨』，使是叫穢惡世界裡面的眾生各個人都能得到身心清淨，清淨是真實的莊嚴。諸位必須知道，心清淨了，自己的莊嚴要從心地莊嚴起，心莊嚴了，身就莊嚴。看相算命的常說「相隨心轉」，你的心平等了，清淨慈悲了，從你面相上就看出來，相隨心轉。「相」自己可以改造，你若有意把你相貌改成什麼，那辦不到，是從你內心裡面去變，內心變了，相貌就變了。每個人都能從身心改造自己，世界就變了。可見得境隨心轉這個話，是有道理的，是真實的。

要說救度世間、救度眾生，給諸位說，唯有佛法，為什麼？它是從根本救起。世間什麼樣的哲學、主義，一個人搞一套，一堆人搞一套，搞得世界大亂，搞得人心不安。歐陽竟無大師在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」那一篇講演裡面，結論講得很好，他說「一切哲學是世間鬥爭的根源」，彼此見解不同這就鬥爭，「一切宗教是世間無益苦行的根源」，這話說得好。宗教家都在那裡修苦行，修到最後能得什麼？什麼也得不到，還是一場空。所以他下結論，佛法不是哲學，沒有鬥爭，真正能夠把鬥爭溶化掉，它也不修無益的苦行，所以它不是宗教，它教我們開智慧，教我們覺悟，教我們得身心清淨，這是佛法。把穢惡世界變成極樂淨土，這個唯有菩薩道，唯有佛法才能辦得到。

『我行要當勝諸菩薩』。這樣看起來，普賢菩薩還好勝，一定要超過別人。如果有這一念，這一念是貢高我慢，他哪裡能成得了菩薩！那麼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是鼓勵我們每個人要發勇猛精進心，是這個意思，不是菩薩有好勝之心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那就是無論在修學、在教學上，境界都必須一天一天的提升，不能終止在一個階段。「勝諸菩薩」，「諸」不是說別人，如果說勝別人那就是貢高我慢。「諸」是什麼？是自己。自己怎麼稱「諸」？諸位曉得，菩薩的階級五十一位，五十一個位次都是自己修的，勝諸菩薩到等覺了，是這個意思；我要勝過十地，要勝過十迴向、十行、十住、十信，「諸」字統統指的自己。你要是指的別人，講不通！那普賢菩薩不是凡夫一個？那怎麼能說得通？有這個勝的心就是精進，不斷的精進，儒家所講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今天在初信位，我明天要到二信位，要勝過初信位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這些地方，不能錯會意思。「諸菩薩」，就像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解釋「諸佛」的意思一樣。那個諸佛是什麼？明心見性，見性就叫做佛。我要成佛遠勝過諸佛，能講得通，那是究竟佛位。分證佛裡頭有四十一位，圓教初住就成佛，就是分證佛。江味農居士解釋《金剛經》，諸佛就是講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們是真正的佛，決定不假。

講義【此菩薩行門廣大，與文殊二位列前者，表智行相資，堪入圓覺故。】

這個意思非常重要。『圓覺』就是真如本性，圓覺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我們修淨土希望證得理一心不亂，就是入圓覺門，要依什麼？一定要依智、要依行，文殊之智是根本智，要依普賢之行，普賢行是平等行、清淨行、慈悲行，你才能證得理一心不亂。證得理一心不亂，就叫做成佛。所以《圓覺經》是以這兩章為根本。第三位

以下可以說都是講方法，這兩個是根本。雖說方法，因為這是一乘了義經典、圓頓了義經典，裡面所講的方法都是原理原則，方法上的原則、方法上的綱領，適用於任何一個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用得上，你才曉得這部經的好處。

講義【普眼菩薩者：法眼既明，普照法界。】

什麼叫法眼？只要你真正見到根本智與普賢行。平等行、清淨行、慈悲行就是普賢行，這個解釋簡單扼要。具足根本智又有普賢行，你把這個認識清楚，決定不懷疑，這就叫法眼開了。法眼開了，普照法界。

講義【照事法界，事無不盡；照理法界，理無不徹。】

『照事法界，事無不盡』，事法界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。在體相用來說，事法界是講相、作用，理法界是講體。『照理法界，理無不徹』，諸位果然能把握到這一點，我可以說，我們要想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亂、念到明心見性，有十年工夫足夠了，十年從凡夫成佛了。經上常講「成佛得三大阿僧祇劫」，為什麼要三大阿僧祇劫？那就是對於這個原理原則他不相信，他做不到，無論在事、在理上他還是用分別、用執著，就是用第六識、第七識，平等心不能現前。平等心現前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。

所以說用功，功夫在哪裡用？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求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無分別智；無分別智，就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對於一切境界無論是事、無論是理，了了分明、清清楚楚。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沒有分別心，沒有執著心，所謂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就是根本智。你應物，就是日常做事情，一舉一動，這是講行為，行為是什麼？平等行、清淨行、慈悲行。平等、清淨是自利，慈悲是利他。哪裡不是道場？哪個地方不是修行的處所？什麼時候不是修行的時間？你有什麼障礙！這正是清涼

所講的「事事無礙」，誰障礙你？誰障礙你修無分別智？誰障礙你修平等行、清淨行、慈悲行？說實在話，只有別人幫助你、成就你，沒有障礙你的。

所以你一覺悟，一切境緣（境是講環境，緣是講人事）都是善知識，都是諸佛菩薩，都是來幫助自己，成就你自己的根本智，成就你自己的普賢行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個就是的！這叫法眼開了，理事無礙。法眼沒開，處處障礙；法眼開了，一天到晚法喜充滿，無論在什麼境界，順境法喜充滿，逆境也是法喜充滿。為什麼？順逆都是自己的增上緣，都是幫助自己成就的。

講義【照理事法界，真俗圓融；照事事法界，法法周遍，無障無礙，故稱普眼。】

一般說慧眼開了，佛法不如是說，佛法說阿羅漢是「慧眼」，菩薩是「法眼」，法眼開了。一般參學，古德常講參學的條件是得法眼淨，法眼清淨，法眼開了，開了還得要清淨才有資格參學。由此可知，法眼的標準也是在根本智。法眼開是他得根本智，法眼清淨是後得智現前。此地講的照事、照理、照理事、照事事，都是屬於後得智。根本智是智慧之體，理體；後得智是從體起用，用裡面有自受用、有他受用。自受用就是清淨，菩提心裡面講的深心，自受用；他受用，是慈悲，大悲心，是從體起用。無論自受用、他受用都稱性，為什麼？從體裡面顯現出來。這個境界在圓初住以上才有，十信位的菩薩都沒有，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曉得。

我們是凡夫，不但理一心沒有得到，功夫成片都沒有，真正是可憐！只要你懂得這個理論，你相信這個道理，對於這個理論、方法不懷疑，你肯去做，十年工夫你就可以證到初住菩薩位，你就可以念到理一心不亂，為什麼不幹？你要是懷疑，「我恐怕不行，我

能成就嗎？」佛門裡有一個故事，「晒蠟燭的法師」，其笨無比的，過去我在受戒的時候，戒和尚跟我們說：笨得不能再笨，他都開悟了，都成佛了，何況我們！這一段故事，倓虛法師《影塵回憶錄》裡頭記載著的，原來他是諦閑法師的學生持律法師，跟倓虛法師是同學。你們的頭腦比他聰明，他能成就，那你們一定成就，他是花十幾年的工夫開悟了。你看人家怎麼修的，他最大的特長就是：老師怎麼教他，他就怎麼做，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把它做到。最笨的人，變成諦閑老法師最器重的一個人。沒有念過書，不識字，是個粗人，在寺廟做最苦、最粗重的工作，種菜、挑糞，比六祖那個工作還苦，他做了十幾年，愈做愈有勁，一點也不疲倦，工作完了之後就念經。諦閑法師叫他背《法華經》、背《楞嚴經》，不但背經還要背註解，因為他沒辦法學，你跟他講什麼他也不懂，這樣搞了十幾年，他開悟了，以後代老法師說法，老法師到那裡講經，講了幾天老法師不講了，叫他代座，代替諦閑老法師說法。他這一點可貴！真正難得！老師怎麼教，怎麼做，百分之百，絕不打折扣，絕不偷懶，他成就。這個公案，這一位法師真正是我們末法時代修學的模範。我們今天講到這裡。